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國

防

論

蔣方震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

行

張 序

蔣百里先生諱方震，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生於前清光緒八年（一一八二）卒於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四日，享壽五十七歲。先生歿於廣西宜山，厝南郊鶴嶺。抗戰勝利後，由浙江省政府卜地杭州鳳凰山，舉行公葬。

百里先生可稱爲中國近代軍事學開山之祖。早歲肄業於杭州求是書院，即國立浙江大學之前身。甲午戰後，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再赴德深造，曾任德國第七軍團連長，興登堡元帥就是他當日的長官。百里先生於史學哲學均有深邃研究，屢次周遊世界，所以他的軍事學識，可謂綜羅百代，自成體系。生平著作宏富，尤重要者爲軍事常識、國防論、新兵制與新兵法等書。先生最大貢獻在於把建國及建軍合爲一義，而倡生活條件與戰爭條件一致之學說。蓋現代戰爭，非係單純兵力之戰爭，乃爲全體民族之戰爭。關於建國的基礎條件要是不明白，國軍的建立將始終不能成功，先生講學的宗旨在此。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此是古人成語。百里先生以爲只這一個備字，

已經可以將軍隊動員（即動員）與民事動員（即總動員）意義解釋明白。而「不可一日無」更將動員（兼軍隊民事而言）之精神表現出來。備字有兩種意義，一是豫備之備，所謂「凡事豫則立」，這是戰略上的唯一精義，所謂先發制人（不必一定先動兵）用這個豫字評判古往今來的勝敗，可以說沒有不準的。「豫就勝，不豫就不勝」，這是歷史的鐵則。所以孫子第一篇末尾就說：「未戰而廟算勝者……」云云，就是說，要想勝，必要求之於未戰之先，就是豫，你也豫，我也豫，到底誰勝呢？

這又有備字第二義，就是完備之備，所謂「體不備者不可以成人」。我們一天生活上，需要種種東西，一件不齊全就感覺苦痛，況且再加打仗這件大事。這個「完備」的意義，也可以說致勝的唯一條件。其實與上文「豫」字意義相聯。比方我們新造一個家庭，要一天之內將各式家具備齊，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前幾天準備，還得仔細想想，開一個帳單，（動員計劃書）還得去住一天試驗一下，恐怕臨時缺少東西，（動員練習）桌椅碗筷還得點過數目，（動員檢查）這纔够得上說完備。

由這完備意義，就開闢了總動員這個「總」字。總字就是「無所不備」，平常以為有了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金子，無事不可以解決，那知到戰時金子不能變子彈，金子不能當飯吃，這就是不完備，就打敗仗。至於「不可一日無」，就是說總動員這件事，要天天用心，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疏忽。

世界的軍事家注意到「動員」這件事，是發源於普法戰爭。當時德國人有埋頭苦幹的精神，而他又又生成愛秩序的性質，所以事前細針密縷一件一件的想到做到，得了大勝，完成了德國統一的大業。所以動員二字的根源是從德國來的，原名 *Mobilmachung* 意譯起來就是「裝備起來」或「做到能動」。動員兩字見於中國文字上是在日俄戰爭之後，原來這個字是日本兒玉源太郎定的。至於總動員這個名詞是第一次大戰以後纔發生的，就是對於戰前專心於「軍隊動員」失敗的反動。一九一八年德國不敗於前線，而敗於國內，物質與精神的封鎖，使德國人民在飢餓中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而所向披靡深入敵境的雄師，乃不得不解除武裝。總動員是以國家為主體，將國內一切的一切鎔鑄鍛鍊起來，成功一國的國力，有這個力量，國家纔能自保，國家纔能活命。

百里先生以爲未來戰爭有三個方式，一日武力戰，三日經濟戰，三日宣傳戰。汗與血有同等的價值，一個好國民不一定要拿槍桿才算好漢，拿一把鋤頭一根米突尺，也是一

個無名英雄。他的著作裏不斷提示「生活與戰鬥」的一句名言，以爲兩者相副相應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如果國民經濟脆弱，軍人生活清苦，驅一羣營養不良配備不全的士兵到戰場，而後方充滿着啼飢號寒的民衆，民心動搖影響到前方士氣，這樣打仗是非常危險的。百里先生謂現在建設國防有兩個前提，一在使國防設備費須有利於國民產業的發展，二則學理與事實造成緊密的溝通。當前的要求，迫着我們從研究到實行，實行惟恐其不早，研究惟恐其落後。

到底總動員的總字包括些什麼東西，我們大約可以分做三件事，一曰人，二曰物，三曰組織。對於人，又要注意到三件事，一曰數量，二曰健康，三曰統一的意志。百里先生會說，我們千萬不要小看數量，這是中國雄飛世界又要維持世界和平的基本。但我們需要鏗心刻骨、轟雷掣電的補救我們的短處。短處在那裏？就是健康問題。我們因爲貧窮的緣故，平時就營養不足，衛生知識薄弱之故，惡性病不斷的蔓延。百里先生主張政府應當設短期的「一切免費學校，令小學教師的太太們來補習衛生與健康知識。他甚至說：「疾病是罪惡的變相」。至於意志統一也是必要基本條件，假如國民沒有堅強的意志以自持自

律，以忍受相當犧牲，則各種研究工作與制度規定，概不能有重大的價值。將來戰爭的要求，於民族全體者，比過去更爲重大，更爲艱難。百里先生對岳飛所說：「運用之妙在於一心」，有新的解釋。所謂一心，不是存乎主帥一人之心，是指全軍的精神一致，過去把動詞誤解作形容詞。他以為過去紀律賴刑法來維持，用感情來維繫；現代的紀律是由各人內心自發的，（即所謂人自爲戰）應該啓發其愛國心與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爲國家效命。他的新解釋與民治精神正相符合。

今日國防與經濟，兩者已絕對不能分離，而兩方智識的溝通，在中國尤爲必要。蓋歐美各國國民皆已自身切實了解，無待說明，而中國今日猶在文武隔離狀態。所謂經濟動員的意義，包括種種部署，藉令戰爭可以持久。每一次戰鬪行動可以引起經濟的危機，這種危機在戰爭期間，日甚一日，到和平之時乃止。經濟動員的任務，就是對於這種危機的事前設防，使之減輕。在縝密周至的計劃經濟之下，經濟動員的要求，就是在原料需要之確定，及其輸入與儲藏，製成品之準備，軍用工廠遷往空防的安全區域，和補充品之取得。現代戰爭就是給全國人民一場試驗，這番考試的成績，就決定於平時準備的成績。換句

話說，戰爭的勝利完全在於合理的及時準備，要把各種物質與精神資源組織起來，充分發揮它們的功能。這些資源可以稱爲「戰爭潛能」。

原料、食糧、機器、動力之類都包括在戰爭潛能之內。人口稠密的國家，農業務須求其自足，即使比世界市場付出更高的代價，也是在所不計。糧食進口稅的增加，可以作爲一種特別的國防稅。在戰時糧食的充分尤爲重要，因此它對士氣有極大的關係。農業上最重要的原料乃化學肥料。這是炸藥工業的基礎，所以應該歸國家統制。動力包括煤力、油力和水力發電。現代國家電力佔着重要地位，大都市的生活，無數工廠的活動，日增月累。的鐵道網，都需要經常不斷的電力供給，電力對於軍用工業的必要，無待贅言。各國軍用工業的趨勢，是寓兵於工。蓋國家無論如何決不能用如許財力，以從事於兵器製造，所貴者在善用民財與民力而已。民營工業，資本係自己血本，能會計確實，監督精密，時時向合理化走，是其長處。現在中國既苦財政困難，而民營之風氣不開，百里先生主張將國營事業劃一部分，用合股公司制，財政公開，而國家從而爲之保息，或可得民間助力，使兵器獨立一事，得以早日完成。經濟動員之目的，不僅在應軍隊戰鬥之需要，而在能供全國國民

生活之需要，使國民經濟生活能保持其健全狀態。百里先生以爲地上的馬奇諾防線比地下的好。法國馬奇諾防線設在地下，用心是周密極了，但不合經濟原理，是消費的國防。寓兵於工，藏器於民，在地面上設防，是生產的國防，平時戰時兩得其利。

物無法一件件列舉，總合起來說，可以分爲三類，第一是原料，第二是動力，第三是運用此種原料動力的工具即人類的「能」。像歐州的瑞士國，既沒有煤，又沒有鐵，可以說較不上做工業國的資格；但是瑞士人說：「我們有腦子」，沒有煤可以用水電，沒有鐵可以用合金代替。百里先生說，人類的能力實在比任何原料爲重要。不過「用物之道」，重要的不僅在「發明」而在能「運用」。至於如何運用又可分爲四類：（一）是設計家；氣魄要遠大，眼光要精闢。（二）是管理家，注意要細微，性格要堅強。（三）技術研究者，要有想像力，要有獨來獨往的精神。（四）熟練的工頭，要有實地經驗，並指導局部工人的能力。一件事業要成功，這四種人缺一不可。百里先生以爲中國不患無建設家，無發明家，患的是沒有管理家，沒有指揮工人的工頭。他以爲今後辦教育一定要充分注意這件事。

百里先生謂國防要素不外乎三：曰人，曰物，曰組織。有組織無錢可以有錢，無組織有

錢可以變爲無錢。他以爲外國所究心的是原料不足問題，中國所應當究心的是組織不健全問題。中國人民未習於戰，試舉一例，歷觀一有事變，車站上逃難者即可阻塞交通。故平時運輸計劃雖完備，一有變故，即生意外阻礙，而一事波折，全局計劃爲之停滯。組織問題實際就是如何位置得當。歷代的開國元勳都是在前朝亡國時代養成的。位置得不好，到處出亂子；位置得好，破壞力就變成建設力。百里先生對世界各國的民族性，特別推崇英國。他說一個民族要有彼此容納性格不同的雅量，英國人公平比賽的精神，就是這一種雅量的表現。所以他最善組織，到現在還是世界之王。他又說組織力之最大表現即爲國民總動員，此其爲功政府統率之力十之六，而人民之自覺與習慣亦居十之四。誠能將民族之組織力發展，則國防之樹立易如反掌。

百里先生論統帥之重要，謂倘無一個真正的將帥能够很明白地確定應用所有的原則，那麼所有原則是仍屬無用的。堅強的決斷，巧妙的運用，和不斷的行動，這是一個指揮官的重要性質。他要過着嚴格的生活，同時還要有很大的謙沖，不以淺近的成功而自矜。最高指揮官還有一個重要性格，就是不要躬親細故，而要抽出時間來深思熟

考。德國的失敗，百里先生有一抽象的結論，謂「軍閥之爲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必陷於優柔而自亡」。百里先生論戰略，謂只能靠攻與守兩種方式之適當聯絡，乃能對於自己選擇之要點，取強有力的攻勢。守勢之主要目的，是在戰線的一點或數點上，節省兵力下來，以取決戰的行動。用兵貴於出奇制勝。從世界戰史上看來，大戰爭之決戰，一定在敵人後方或側翼。指揮之妙即在正面僅僅配置必不可少之力量，而將餘力用於側面。他以爲今日戰略上的持久主義與戰術上的速決主義，具有絕對不能相離的理由。戰略應於領導地位，戰術應隨之而行動。德國的失敗都是偏重了戰術，忘記了戰略。俾斯麥遺言，「德國萬不可東西兩面作戰」，這是指遠大的戰略而說的。德國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嘗謂戰爭只是政略的延長，不過變換一種手腕而已。

百里先生竭力提倡瑞士的民兵制，以爲正合於中國古代寓兵於農之旨。美國也是實行民兵制的國家，縱然以人民自由爲立國基礎，然而準備之完善與數量之巨大，竟可爲世界之模範。民國八年三月他在法國凡爾登要塞參觀戰時遺跡，砲臺建築在地下，最深處距地面有達十丈的，下有教堂音樂廳消費合作社種種。他慨然說道，文明國家雖在

存亡呼吸之頃，對士兵的待遇和個人的享受，那件事不盡量的顧到。百里先生雖然肯定的說，第二次大戰當以空軍爲主力，但他深信地上組織比了天空組織（即指空軍軍隊）更屬重要。空中部隊還可以臨時編成，地上部隊決不能臨渴掘井。他主張陸海空三軍軍部應該統一於一個部長之下，不僅在教育上編制上可獲得很多的利益，同時在經費的適當分配上也有很大的效用。平時如此，戰時又有統一的指揮，那麼全國武力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統制了。

「馬拉松長距離的競走員，縱然落到了最後，也要竭盡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進。這是將來得錦標的唯一條件，也是運動家對於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這是新兵與新兵法一書的自序，也是最可寶貴的遺訓。百里先生揮着如椽之筆，來鼓動人心，感召青年，其於創造中華民國的新國運，實有無比的威力。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四月鄞縣張其昀序

目錄

張序

第一篇 國防經濟學

導言一

導言二

導言三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

第一章 世界軍事之新趨勢

第二章 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

第三章 介紹貝當元帥序杜黑制空論之戰理

第四章 張譯魯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序

第三篇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目錄

一
一
一
五
一〇
一七
一七
二六
三九
四九
五七

第一章	從中國歷史上解釋	五七
第二章	從歐洲歷史上解釋	六四
第四篇	二十年前之國防論	七三
第一章	政略與戰略(敵與兵)論戰志之確定	七三
第二章	國力與武力與兵力	七八
第三章	義務徵兵制說明	八四
第四章	軍事教育之要旨	九四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國防論	一〇五
第一章	裁兵與國防	一〇五
第二章	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	一二三
第三章	義務民兵制草案釋義	一三二
第六篇	中國國防論之始祖	一四二
第七篇	現代文化之由來及新人生觀之成立	一七七

第一講	古蹟與新蹟……………	一七七
第二講	美術與宗教……………	一八五
第三講	個人與羣衆……………	一九五

第一篇 國防經濟學

導言第一種

蔣方震百里著

與塞克脫將軍佛蘭克教授談話資料

同外國人談天，要想得到一點益處，有兩種辦法：第一種，研究他的著作，發見了幾個問題，做幾句簡單的問句，請他答覆。第二種，將我自己的意思並疑問，述成一個明瞭的系統，先期請他看了，然後再同他談話，比較的議論上可有一個範圍。塞將軍的「一個軍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對霸道）主義，我是知道的。但是我這短短旅行，沒有工夫研究理論，我所需要的是解決當前問題。所以我於約期會面之先，草此文，送給他們兩位。結果塞將軍因病，又因為忙，僅僅得了五分鐘的談話，佛教授則暢談兩回。今先將此文錄如左方：

研究高深兵學的人，沒有不感到歷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國首先創造了歷史哲學，歷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種風氣，足徵德國軍事天才的優越，國防事業的堅實，確有學術上

的背景的。就中國說來，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編了一部有哲學性的歷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義對不對，但他終是努力從客觀的事實中，尋出了一個主觀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國歷史著作一種劃時代的創作；因為社會的過程是那樣的錯綜複雜，頭緒紛紜，要從中尋出幾個要點，成立一貫的系統——由此明瞭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確是不容易的事。中國數十年來創造新式軍隊，事事只知道請教外人，結果只學得外人的皮毛，（因為外人有外人的傳統精神，不是中國人所能學的，）不能深入國民的心性，適應民族的傳統，以致節節失敗，原因有一部分就在於歷史沒有研究好。

古時的中國民族，當他走入農業經濟時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壓迫，可是他能應用治水術，編成方陣形的農田（即井田），以拒絕騎兵及戰車之突擊。這一個方陣，成爲一個最小的抵抗單位——同時又成爲共同勞作的經濟團體。所以中國古代軍制即包含於農制之中，所謂「寓兵於農」。春秋兩季更有大規模的打獵——有收穫的秋季演習——或運動會，這種寓兵於農的精神之發展，後來又造成了長城與運河，這長城與運河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

利用農民的鄉土觀念，做精神武力的基礎，其結果有一缺點，就是戰術上防守性強而攻擊性弱，但是隨着經濟力的自然發展，他的攻擊性是變成遲緩的自然膨脹。如漢、唐、元、清之於陸，明之於海，所以中國國民的軍事特色，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一致。我於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進，常常有分離的趨勢。不是原來要分離。因為愚蠢的人將他看做分離。財政部長見了軍政部長的計劃就要頭痛，老粗又大罵財政部長不肯給錢。

近世史上曾國藩確是一個軍事天才家，所以湘軍雖是內戰，但是就國民性看來是成功的。他知道鄉土觀念是富於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練成一種取攻勢的軍隊。政府叫他辦團，他卻利用辦團來練兵。他一面辦團，利用防守性維持地方，保守他的經濟來源；同時又練一種能取攻勢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經濟生活與戰鬥的軍事生活分離狀況之下，雙管齊下，使分離的變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發展，卻更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環境，能給予他及他的左右，一

種事業的長期鍛鍊。因爲同太平軍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實上會自己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權力。但是現在談國防，誰能用國家的存亡來做人才的試驗場呢？

所以我說中國近來衰弱的原因，在於知識與行爲的分離。讀書的人一味空談，不適合事實；做事的人一味盲動，毫無理想。因此將我們祖先的真實本領（即經濟生活與戰鬥生活之一致）喪失了。

姑就軍事來舉一個簡單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大元帥，做督軍，他們自然具有一種統御人的天才，但一點常識也沒有，在現在怎樣能擔任國家的職務？反之，在今日南京各軍事學校當教官的，十之七八還是終身當教官，沒有直接辦事的經驗。不僅軍事，各社會事業都有此種傾向。這可說是現在的最大缺點，所以現在建設國防，有兩個問題須提前解決：

（一）如何能使國防設備費有益於國民產業的發展？我們太窮了，應當一個錢要發生二個以上的作用。

（二）如何能使學理與事實成密切的溝通？現在不是空談，就是盲動。盲與空有相互

的關係，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導言第二種

塞克脫將軍與佛蘭克教授之回答

因爲事前有相當準備，所以談話時間雖少，卻能集中於一個問題。居然得了許多我從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實進行上的要點，如今爲便於讀者計，只能把他們的話，綜合起來，作爲我個人的敘述。

天才家，能從現在的事實裏找出一條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國有曾國藩的辦團練兵，卽軍事經濟雙管齊下的辦法。在德國，亦可謂無獨有偶的，有一位非列德大王，與曾氏的辦法卻不謀而合。他第一天卽位，就開庫濟民。有人說他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其實這不是現在人所謂東方文化，這是一種農業文化，中歐當時完全是農業社會，所以對於中國哲學容易感受。）在中歐諸邦君間，能懂得「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道理。他的軍隊以傭兵爲基礎。而且傭的是外邦兵。因爲普魯士人口當時不過二百五十萬，而軍隊到有八萬多。如果將邦內的壯丁當了長期的兵，就沒人種田，結果會鬧成軍餉無着。

因為備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軍事教育上，發明了「外打進」的教育法——（孔子教顏淵以非禮勿動爲求仁之日）就是從外表的整齊嚴肅，以浸潤之，至於心志和同。軍事有了辦法，他隨時注意到國富之增加。傳說他想種桑種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戰爭除得了英國若干補助外，對俄、法、奧四周包圍形勢下的苦戰，而國民生活還能維持過去。佛克蘭於此，特別注意說：「你要知道，菲列德的軍事經濟調和法，雖則現在全變了，但是他還留下一件真正法寶，爲德國復興的基礎。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與組織）的遺傳。有了這個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談統制經濟。」當時君民較親，官吏中飽之弊，肅清較易。不過他能將此精神，應用到法律的組織上，如制定退伍恩給之類，所以不至於人亡政息，而能遺傳下來。

英雄的遺產是不容易繼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習慣老是引頭腦走舊路而忽略了當前事實的改變。法國革命了，拿破倫出來了，帶了一羣七長八短的多數民軍，到處打勝仗。在普國軍官看了十分奇怪。因爲拿破倫也得到別一種的軍隊教育法，叫做「內心發展」，只須有愛國心，有名譽自尊心的法國成年男子，個個是勇敢的兵卒，帽

子不妨歪帶，軍禮不必整齊，他的精神，恰恰同普軍相反。不是「外打進」，卻是「裏向外」。這個不整齊的法國民兵，數目上可比普魯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麼傭兵是最不經濟，而徵兵是最經濟的了。所以在也納吃了大敗仗以後，卻隆霍斯脫遂確定了義務兵役制。

近世經濟改革之原動，起於輪船鐵路。拿破倫看不起輪船，毛奇卻深深地把握着鐵路。他的分進合擊的戰略原理，有鐵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禮拜解決了普奧問題。兩個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國戰略的速決主義。誰知這個速決主義，又害死了人。

因為偏於速決主義，所以許多軍事家，想不到國民經濟在戰爭上占的怎樣位置。但是當時一般經濟學家對於國民經濟觀念之不澈底，也是一個原因。

當千九百八十七年間摩洛哥發生問題的時候，德國態度很強硬。英法兩國，却暗中聯合各國將商業現金存在德國銀行的，儘量一提。這時德國中央銀行沒有預備，遂發生了恐慌。有人說德國態度因此軟化，這可以說歐洲大戰前經濟戰爭的預告。

在這時期中，德國參謀本部出版的兵學季刊中有一篇「戰爭與金錢」的研究。（此

文我於民國五年爲解說孫子作戰篇起見曾經譯出，托東方雜誌發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始終沒有與社會相見。亦可見當時的人們對此不很注意。後來又有一篇「戰爭與民食」研究，偌大一個兵學研究機關，於範圍最廣闊，事件最深刻的經濟問題，戰前只有一篇論金錢一篇論糧食的文章討論到戰時經濟。民間的經濟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國國防力的財政動員」。

到了八月一號宣戰，八號賴脫腦就提出統制原料的建議於政府。在軍政部內因此添設了一個資源局，但是內務部卻拒絕了。理由是軍事所需的原料，已由軍部與商人訂約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罰的（賠錢）。現在統制原料反可使社會不安。那裏知道封鎖政策成功，有了現金，還是買不了東西。可見當時以世界經濟市場爲根據的頭腦對於戰爭的新經濟事實的觀察，是如何謬誤。

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義務兵役制，實行了百年，說國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場，商業經濟之下，說國家可以要人民的錢，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軍事範圍擴充到民生問題，而內政上就發生了許多扞格。戰事進行中防市僧之居

奇，於國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價格，不准漲價，這是正當的，但是軍需工藝品是
目前火急所需要，軍部卻不惜重價的購買，其結果，則工廠發財，農民倒運，多數的農民，投
身到工廠去，輕輕地暗暗地把土地放棄了。經濟生活，根本的動搖了，社會的不平衡一天
重似一天，而百戰百勝的雄師，遂至一敗塗地。

事實轉變太快了，人的腦筋跟不上。可是佛蘭克教授，還是拍膝嗟嘆地說，「咳，不患
寡而患不均！」

經過了這場創鉅痛深的經驗，纔漸漸的成立了國防經濟的新思想。此種思想，如何
而能按照實際發生有效的能率，是為國防經濟學。第一篇所發的兩個問題，即是國防經
濟學的成立之基礎。

(一)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之一致，即是國防經濟學的本體。

(二)經濟是一件流轉能動的事實，所以從事實上求當前解決方法，是治國防經濟
學的方法。

不過這種學問，在德國來說，又另有一種意義，因為大戰以後，德國國力，整整損失了

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敵人方面去。德國民族要想自強，正要從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但在德國「無米」已成了不動的前提而生存的，如果不炊，就是滅亡。所以有米要炊，無米也要炊。說也奇怪，絕處自有生路。他們的方法大概可分爲兩種：第一，用人力來補充物力。沒有地，用義務勞動來墾荒。沒有油，用化學方法來燒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種種。第二，用節儉來調劑企業。沒有牛油，少吃牛磅，沒有雞子，少吃一個。可是五千萬造煉油廠，七萬萬造國道，卻放膽的做去。照普通經濟學說來，有些違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國沒收農產物，到外國來減價出售，以換取現金，購買五年計劃的機器，還算和平得多啊！

導言第三種

由導言一，可見國防經濟學的原則是最舊的，而世界上最先發明這個原則的還是我們的祖宗。可是這個發明，也是經過了一場慘痛的經驗，幾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橫慮，而後增益其所「不能」的。這就是孟子說的大王事獯鬻，講盡了外交手段，竭盡所能的珠

玉皮幣，結果還是「不得免焉。」所謂「窮則通。」因此想出一個又能吃飯，又能打仗的兩全其美的辦法。到了後來，周公又把這方法擴大了，一組一組的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華族統一中夏的基礎。一線相傳，經過管仲、商鞅、漢高、魏武，一直到曾國藩、胡林翼，還能懂到強兵必先理財的原則。（讀史兵略第一卷衛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語）

從導言二，可見這個原則又是最新的。歐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國也不知道。研究經濟學的也不明白。到了戰勝之後，凡爾賽會議的世界大政治家，還是不知道，所以國聯盟約裏，要想用經濟絕交的手腕，來維持和平。喬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還要抄一八二五○九年拿破侖失敗的老文章。殊不知經濟絕交，只能用之於戰時，不能用之於平時。因為人們可以禁止他鬪爭，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穀生活，就能戰鬪。戰鬪與生活是一件東西。德國之復興，意大利發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據這原理，而同時卻是受國聯盟約刺激而來。

但是要想解決中國當前的國難問題，復古也不行，學新也不行。還是從新古兩者中間再開一條路。如今且從世界全體狀況來說起，所謂國力的原素（戰鬪的與經濟的是

同樣的)可以大別之爲三種：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與物的「組織」現在世界上可以分爲三組：

第一組三者俱備者，只有美國。實際上美國關於人及組織方面尚有缺點。所以美國參謀總長發過一句牢騷話說：「如果開戰，我們要把那些破爛銅鐵（就指現在的軍實）一起送到前線去，讓他去毀壞，只教能殼對付三個月，我們就打勝仗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他國內物力（包含製造力與原料）的充足，而因爲商人經濟自由主義太發達，政府無法統制，不能照新發明改進。所以說人及組織上有些缺點。但是這個缺點，有他的地勢，並製造力之偉大，人民樂觀自信心的濃厚，補救得過來。

第二組是有「人」有「組織」而「物」不充備的，爲英、爲法、爲德、爲意、爲日，以及歐洲諸小邦。這裏面又可分爲二種：

第一種如英、如法，本國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於海外者，物的組織長於人的組織。

第二種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敷，專靠人與組織來救濟。

第三組爲有「人」有「物」而組織尙未健全者，爲俄。

今日歐洲人所勞心焦思者，重點偏於物之補充，所謂基礎武力 Force Potentielle 者，即是此義。至於人及組織之改善，要皆由於物之不足而來。故若將今日歐洲流行之辦法強以行之中國，其事爲不可能，抑且爲不必要。

蓋今日之中國亦處於有「人」有「物」而組織不健全之第三組，而中國之生死存亡之關鍵，完全在此「組織」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兩國歷史者皆可知之。非列德拿破崙軍事行動的天才，不過爲今日戰略者參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統之創造保持，則迄今百年，而兩國國民實受其賜。德國之外患經兩度，法國之內亂經四度，皆幾幾可以亡國，而不到二十年卽能復興者，此行政系統之存在故也。故中國不患無新法，而患無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於此，欲挑重而無擔，欲挽物而無車，試問雖有負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國行政範圍內未始無系統之可言，如海關，如郵政，確已成功一種制度，雖不敢謂其全善，但較之別種機關，已有脈絡可尋。故今日欲談新建設，則內而中央，外而地方，皆當使一切公務人員有一定不移之秩序與保障，此爲入手第一義。

我說中國最沒出息一句流行話是「人亡政息。」（這一句話是戰國時代以後造

出來的，孔子不會說，孔子時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裏飲食男女，何至於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決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羣有知識的人，內則啼飢號寒，外則鑽營奔走，而負相當職務的，又時時不知命在何時，誰還有心思真正辦事？

官吏有了組織，在國家說來，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個人說來，實在是官吏被質於政府，他的生命財產名譽一輩子離開不了他的職務，然後政府可以委任以相當責任。德人有一個專門名詞，名曰「勤務樂」。這個勤務樂是與責任連帶而來。若如現在的一個衙門的公事，只有部長一人畫稿負責，這勤務樂就永久不會發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務叢脞。拿了這樣朽索，來談今日世界的物質建設，可以斷定三百年不會成功。

官吏組織不過是最小條件，現在要談全國的社會的組織問題，則範圍更大而深刻了。原來中國現在還脫離不了農業生活，而農業生活單位組織的家庭制度，已經破壞無餘。周代的宗法，財產傳長子，是農業的標本精神。（日本現在民法還是如此，所以新興的知識階級都是次男。）不知幾時發生了平分財產的習慣，一個較好的中農階級經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樣的零碎。不僅如此，一個家如有兩個兄弟，不是互相推諉，

就是互相傾軋（德國從前有限制分地法因爲德國民法也是平均分配於子女所謂兩馬勞作單位，是農田以兩個馬一天所能勞作的範圍爲最小單位，此單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們有的還在那裏攻擊禮教，有的還在那裏想維持禮教，其實一隻死老虎，骨頭已經爛了幾百年，一個還要尋棒來打他，一個還要請醫生來打針，豈非笑話？

不過人類總是有羣性的，而經濟生活總是由彼此互助而發展，這裏面本有天然的組織性。如果仔細考察，就可發見新組織的辦法。這種辦法不外乎兩條路，而應當同時並舉。一條是地域的組織，一條是職業的組織。

農民之愛土地，可說是愛國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勢，自有其一定之區劃，順其自然之勢，而國家所注重者，只在這許多個重要的神經結。這個神經結在軍事上名之曰戰略要點。然同時又必爲經濟中心，在中國幅員廣闊的國家，這幾個神經結，應該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餘的地方不妨委之於地方自治，而中央爲之指導。自治之單位應從地方之最小單位起，而提倡每單位間之共同利益，及單位與單位間之互助，爲政府指導之大方針。

職業的組織應以固有的同業公會爲基礎。(1) 凡業必有加入公會的義務。(2) 業必須由國家分類，其數不可過多。(3) 公會辦事員應由同業選舉，而祕書長應由中央選任。(4) 各地祕書長應隸屬於國家最高經濟會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現在這個「器」還不會完備，而即刻想直抄外國的藍本，必至有其名無其實，而地方會發生種種危險。但是經濟與國防兩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國方法做。又要適於國情，又要適於應付世界，這中間有俟乎所謂「組織天才」中國的管子商鞅，外國的菲列德拿破崙，就是模範。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

第一章 世界軍事之新趨勢

敍言

製孟希兄因為我剛從歐洲道由美洲歸來，軍事雜誌又適以此題徵文，乃轉徵及於我，起初很高興，但執筆的時候，忽覺頭痛，何以故？因為對着題目一想，就有兩種深刻慘痛之思想隱現於腦際：（1）不錯，我是剛從歐洲回來，可以曉得現在最近世界軍事的形勢；但是我所見的事，所讀的書，是一九三六年的，卻都是一九三五年活動的結果；譬如我目前，所有最新的軍事年報，題目是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軍備，而內容所說的，卻是一九三四年的實蹟，在我為新，在彼為舊，拾人唾餘，以自欺欺人，良心上有點過不去；（2）德國的游動要塞（就是國道），一動就是幾萬萬馬克；法國巴黎的工廠搬家費（為防空故），一動又是幾萬萬佛郎；到最近的英國白皮書，那一五萬萬磅的，更可觀了！軍事之所謂新的就是建設，在今日中國，幾乎沒有一件，是固有經濟力所擔任得起的；那麼談新趨勢，豈不是等於「數他人財寶」說得好聽，做不成功——但是後來，這兩種苦痛，到